



他要求剧中呈现出来的所有质感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来思考。因此，才有了对2007年北京风貌精细考究的呈现，对角色衣着的年代还原，对红岸基地生活状态的追溯。为了拍好一场蝗灾戏，他们会去看大量关于蝗虫的纪录片，力求真实。“我们做的所有工作，都是要把科幻小说中的世界，和真实世界拉到同一水平线上。”

到了《太平年》的创作，历史剧，尤其是五代十国这样相对冷门的题材，更容易陷入两种极端：要么是枯燥的历史说教，要么是披着历史外衣的“仿古戏”，重点不在历史而在感情线。但杨磊选择的是第三条路——将历史本身作为最大的“现实”来对待。

开机前，剧组就做了海量的学习和考据工作——学习唐宋时期的建筑、服饰，甚至细致到因南北地域差异而产生的造型区别和礼仪规范。团队阅读大量史书，从故纸堆中寻找人物当时当刻所面临的真实抉择。“基本上，所有工作都是在做考据、找证据，为创作寻找依据。”

于是，演员们几乎也成为半个历史学者。剧组230位演员，每个人都会主动查阅自己所扮演角色的人物小传，从史书中寻找角色的蛛丝马迹。饰演冯道的董勇，因为冯道这个人物横跨五代，超长待机，他甚至找到了冯道在不同时期所作的诗词，用来辅助自己设计表演方案。

“演员们真的都很‘卷’，我用‘众神归位’来形容他们的表演，他们对自己扮演的人物研究得极为透彻。我们剧组到了晚上几乎没人出去吃饭，都在房间里看剧本、研究明天的戏。造型团队同样对自己严苛，他们会去寻找古籍中任何一幅可能的人物画像，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大到官服的制式，小到胡子的形状，都要有所依据。”杨磊说。

绝对不要低估观众

在项目启动之初，杨磊也曾面对许多质疑，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会有人看这样的戏吗？”

“这个问题非常现实。我们用了半文言的台词，相对舒缓的叙事节奏，不是爽剧的设定，也没人谈恋爱……市面上所有的电视剧‘爆款’元素都被我们避开了。”杨磊笑说。但是这种压力和质疑，他也并不陌生：“说实话，我导《三体》的时候，也有人问相同的问题。当时我就自我‘催眠’啊——《三体》小说有数千万的粉丝基础。只要认真创作，还原出粉丝心中的那个世界，就一定会有观众。”

事实证明，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《三体》的成功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，让他相信有内容、有观点、言之有物的作品，拥有穿越市场周期的能量。

现在，他又将这份信心带到了《太平年》的创作中。“我相信，你的爱，和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理解，表达出去，一定会有人共鸣。”他认为，市场多年没有出现同类题材的爆款，不代表观众没有审美能力或欣赏水平，“我们绝对不要低估观众”。

《太平年》播出后，不仅“弹幕”多得让他目不暇接，网络上更是涌现出大量高质量的二创和解说视频。“我以为我已经学了几本书了，觉得自己是五代史的小专家了，结果跟观众一对，发现我离专家还远得很呢！我现在都是一边跟着观众看剧，一边看这些二创视频，重新再学习。”这让他更加坚信，观众对有深度、有价值的内容，始终怀有需求——市场或许是充满变量的，但一个创作者的真诚和努力，永远是作品不变的恒量。

回望那段离乱的历史，杨磊坦言，最想借《太平年》诉说的，其实是两个看似简单却分量千钧的词：“和平”与“是非”。“统一对我们这个民族太重要了。只有统一，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。”

而编剧董哲强调的“乱世中的是非观”也让他频频点头：“你不能因为身在乱世，为了活命做了错事，就认为它是对的。错，就是错。剧中冯道有一句台词说：有用无用，当做则做——相比王侯将相的英雄史诗，那些关乎民生、春耕、治水的小事，虽然不被史册铭记，却同样需要有人俯身去做。”**民**